

寶

楚寶卷三十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擬纂

同邑石閒雲較訂

宦蹟

召公奭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初爲西伯之大夫巡行南國以布厥政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君之志也。乃徧歷鄉邑有崇樹決獄政事其下自

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伯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小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朱子傳曰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聖構曰考文王時南國雖不盡屬楚然殷武之詩曰惟汝荊楚居國南鄉則楚爲南國亦已久矣且鬻熊子事文王先諸姬受封江漢汝墳尤爲聖教首善地被服遠而勤勞大與邠土同一忠厚之遺

孰謂二南之風非即楚國之風也歟嗟乎楚人不忍忘君即懷王客死猶思三戶况召伯茇故十五國相隨以盡而燕獨後亡秦甫二世告滅而楚裔之在滇嶠者猶稱王數世吾誦甘棠之詩於是乎有感

又按孔子删詩寫楚風于二南其意蓋將用楚以觀周召之美化善爭郝京山先生之言曰孔子生平所欲有為者莫如楚魯定公十二年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與交爭其君臣流

雖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者楚之屬也其往來頻數意嘗在楚也是時齊將絕晉且分諸姬惟衛爾國小政亂皆不足以有爲山東諸國惟楚地廣民衆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世儒謂孔子夷楚與蠻貊之言也

方叔

方叔周宣王卿士也宣王北伐玁狁之後蠻荊背叛乃命方叔為將以征之方叔蒞嘗與北伐有功者蠻荊聞其名不戰而皆來畏服故詩人歌采芑以美南征焉

京山郝敬曰按世儒謂春秋夷楚據是詩之言蠻荊耳夫禹貢九州荊居第六則壤近中原江漢汝墳二南首善也焉得比諸荒服蠻夷荒服環畿句四面二千三百里外皆得稱之何獨南土耳三代

以前帝都居北故南土遠今楚正四字之中衡嶽
五嶺以外南連百粵閩廣西南或古皆屬荊故稱
荊蠻非謂荊盡蠻也荊地半天下王者南面失楚
如面墻江界險阻亂則先叛是以商周中興先服
楚也若蠻夷也者先王荒之而已何以伐爲商頌
云維汝荊楚居國南鄉言近也是詩亦云征伐玁
狁蠻荊來威言玁狁遠而蠻與荊近不得不征也
後儒解春秋尊齊晉爲攘楚之說考之詩書按之
地里本無稽何以稱之

又曰夷夏天地自然之限也西周之亾也以戎故
春秋謹之如戎伐周侵齊侵魯侵晉狄滅衛滅邢
長狄赤白狄陸渾戎蠻子之類明書于策此正所
謂夷狄也至于九州幅幀之内西有秦南有楚東
有吳越其君皆神明之後其地皆天府神州而世
儒一切擯爲夷狄謂不可與同盟會然則北有燕
盟會不與亦夷狄乎且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
秦楚吳越君九州地之三倘盡擯爲夷狄則天不
足九野地不滿九州而禹貢爲虛文春秋爲殘局

矣。仲尼何樂爲此乎。世儒既謂楚爲夷謂攘楚爲霸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霸。是自背其說也。謂楚僭王陵諸姬。無所逃罪。謂爲夷狄。則楚未服也。楚爲夷則。江。漢。襄。鄧。淮汝徐沛閒。皆夷矣。秦漢以來。英人豈出大半楚産仲尼雖不得知。豈其舉東南半壁。盡割棄之乎。甚無謂也。

然丹

然、丹、字、子革、鄭、大夫、子、然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子、革、奔、楚。楚、以、為、右、尹。靈王十一年、待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于、次。下、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冠、皮冠。衣、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太公子王孫牟、衛康叔子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

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音郎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

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
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
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
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
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王心王是以獲没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
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乾谿之難既遁于芊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遁于楚平王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

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
後、用、師。子。革。之。謀。也。

鍾惺曰楚子次于乾谿、令尹子革與之語、所謂摩
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者、人以為在後引祈招詩
一段不知與君王哉、畏君王哉、數段冷冷、王之氣
柔。而。心。開。矣。至云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語。有。分。聽。隱、然、見、周、之、初。
楚、不、得、與、四、國、爭。非、一、味、順、從、而、已。對。鶩。王。一。味。
順。從。不。得。然王見左史倚相趨過、曰是良史也、子

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靈王暴侈。猶能重好學之臣。亦非後世所及。

乾谿考

聖楷按乾谿在城父、即今亳州也、與章華臺、原非一處、東軒筆錄辨之甚詳、又春秋繁露云、乾谿有物。女。水盡則見。水滿則不見。靈王樂之、舉國以從、三年不罷、物女事甚奇、無人拈出、

伯州犁

伯州犁晉伯宗子、伯宗之難、伯州犁來奔。其王以爲大宰。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令尹子重使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伯州犁以公卒告王。時楚之亡臣苗賁皇在晉。厲公

之側亦以王卒告。公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楚
康王十三年、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
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
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
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
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
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
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向戍欲彌兵、合晉楚
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衷甲、伯州犂曰、合

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
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
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信太
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
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信亾何以及三子木果死郟敖四年公子圍聘于鄭
且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
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圍使太
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

行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
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
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
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
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
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
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
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設服離
衛鄭人謂其似君也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

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欲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及圍將行大事忌伯州犂而殺之于郟

聖楷曰晉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無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諸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憖庇州犂焉得畢陽

及伯宗將遇害畢陽實送州犂于楚今觀州犂在楚智非不及其父也而卒亦不免殺身之難春秋之際禍福之機危矣哉然而明哲婦人如州犂母者當其時抑又何多也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于曾子，魏武侯封爲西河守，甚有聲名，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以謀去吳起，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郤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宗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

之徒因射刺吳起幷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幷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茅坤曰吳起入楚多戰功太史公並爲虛語以序次之而不及其治兵合戰之略惜哉

聖楷曰史稱吳起嘗學于曾子觀其守西河時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又云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此數語便知學有原本處不可以其猜忍好色而忽之

馬援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初事光武、封新息侯、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蠻、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

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謂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途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

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軍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縣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

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于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閒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閒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

建安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惟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鎭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鉄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

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還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妄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王醲于用賞約于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

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
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
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
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
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
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
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
衣方領、能規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
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

嘗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嘗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遭讒唯勃能終焉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絶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抗不得前、及馬援卒于師、

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
將議曰令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
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
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種守沅陵長命
種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
怖即共斬其大師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
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
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
數訪問焉仕至尚書令以疾乞免卒于家

衛颯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建武初、遷桂陽太守、颯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礼、朞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洭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

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陽縣出鐵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勅以桂陽太守歸家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充代颯爲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

聖楷曰繼衛颯而治桂陽者又有許荆俱載後漢循吏傳荆字少張會稽人和帝時遷桂陽太守嘗行春至耒陽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遂感化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桂陽人爲立廟樹碑按荆治蔣均兄弟雖是以身率之其實以術馭之小民頑梗有不良守令而畏朝廷者爲治何可無術也

馮緄

馮緄字鴻鄉、巴郡宕渠人、官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竝奔走、荊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受六師、前代陳湯馮

傳之徒以寡擊衆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空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已命有司禍于國門詩不云乎進厥乎臣閫如熊虎數敦淮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時天下饑饉將藏虛盡勞出征伐嘗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侵官輒陷以折耗單資往往抵罪絕性烈直不行賄賂權爲所卬乃上疏曰執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罔功文侯

示以謗書。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後拜屯騎校尉復爲廷尉卒于官

聖楷按應奉字世叔南頓人少聰警讀書五行俱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舉茂才詔拜武陵太守

先是武陵蠻酋詹山等四千餘黨叛執縣令奉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蠻復亂馮緄以奉有恩威請與俱拜從事中郎奉勤設方畧乃破賊故緄推功于奉及黨錮起奉引疾自退追愍屈原著感騷三十篇卒子劭字仲遠弟子瑒璩並以文才稱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黄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度尚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羅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

賡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亾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悉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

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以。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湯、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荆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

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後以尚為荊州刺史卒于官

史懷曰奪其所不可舍而蹈之以所未得籠絡顛倒用展之法甚奇甚快使敵之懼者化而驕我之驕者化而銳其轉移之妙全在先有以緩之緩延于懈而乃以為奮此兵之所以不可測也

聖楷按陳球字伯眞淮浦人為零陵太守值賊來

攻零陵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掾史白從家避
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
沮國威乎乃悉老弱兎守弦木爲弓羽茅爲矢引
機發之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水灌城球輙
于內因地勢夾水反洊賊相拒不下會度尙救至
遂共破平之杭徐字伯徐丹陽人初試守宣城悉
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于縣下由是境內
無復盜賊後屢破賊封東鄉侯遷太山都尉歿在
長沙宿賊皆平卒于官今長沙志失載

楊璇

楊璇字璣平會稽烏傷人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邑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

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罪切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便縣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執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徵拜尚書僕射卒于家

史懐曰兵家用奇前無所因以敵為師當機而巧生焉事過則已但可一試而不可屢行如田單火牛是也楊璇制馬車用火牛之意而加減甚妙且今東戰制虜此法安可不講

范曄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寖橫緣隙而
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
或托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
焉猶以壘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並宣力
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
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孫堅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爲縣吏、屢以破賊功、拜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不從、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

賁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甚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畧旬月之閒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于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甚禮堅過殺之北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

簿再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賊不時討、請收出按軍法從事、便牽于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于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于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金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勑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

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
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
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閒道得免茂
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閒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
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于陽人
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閒堅于術術懷
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
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
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

之言還相嫌疑術蹴踏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懼堅
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
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
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
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尋徙都西入關
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
引軍還住魯陽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
遣黃祖逆于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
陽單馬夜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

聖楷曰呂溫題陽入城詩云忠驅義感卽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張詡亦云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綰蒼勦王然使張溫始從破虜之言則誅卓一夫之力耳何至動天下之兵而使漢祚終移也孫氏據有江東數世豈非天意哉

楚寶卷三十三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謝　賛較訂

宦蹟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亮蚤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

僑寓襄陽之隆中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
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
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
徐庶見先主先主謂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
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
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
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至于今日志猶未已君
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

羆者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

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豪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會劉表死操追先主至于夏口亮日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

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

將統軍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

左衛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嘗鎭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亮以丞相錄尚書事、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明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倍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

誠危急存亾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葢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

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
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
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
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
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
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
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illegible]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邦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亮身率諸軍攻祁山。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平二郡。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率大軍繇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

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

隆中考

隆中即今襄陽伏龍山在縣西南二十里袁小修日伏龍隱隱若遁背起山口西向如一寶其中含翼聳叢流泉界道古木蒼藤封天蔽日奇石巉巉巖洞突兀景有八所謂三顧堂六角井古柏亭躬耕田梁甫巖抱膝石老龍洞小虹橋半月溪野雲

卷此訛所云草廬處已爲王家南宮矣大約因山爲墻因水爲池附巖爲屋因夷爲田不出戶而山中所宜有者皆備極邃極廣極淸極腴孔明擇而居之可謂神眼可見隱才後世以躬耕南陽一語遂疑其跡在南陽不知兩漢皆以南陽爲荆州刺史治荆襄皆隸焉南陽其總轄地名也習鑿齒去孔明不遠其寄桓祕書曰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縷縷皆襄中事何復致疑且考漢初平元年魏已得南陽遣屯樊城以窺荆襄至十二年先主始

見孔明于隆中其不應涉敵境而訪賢也又明矣

若夫殷芸小說謂孔明所居乃南陽之墟非南陽也其說亦似而無據

聖楷又按水經注沔水中有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據此則鹿門漢水白沙隆中

諸人擇勝而隱。定不相違。何得孔明獨在二三百里之外。亦足徵俗說之訛也。

關羽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建安五年、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

之曰孟起乘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

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追謚羽曰壯繆侯子興嗣

聖楷曰羽歿而其神王于當陽玉泉山昔予友袁

田祖嘗作玉泉山記甚辨予猶憶其一二段云公三晉名士春秋畧皆上口其言曰心在人中日在天上本之管子公又似熟讀管子者公字雲長又字長生諦想長生二字似與稽叔夜養生論有同情則公乃東漢文人今以健兒武夫待之誣矣又昭烈還公安遣羽爭長沙零桂三郡魯肅住益陽與羽相拒魯肅單刀赴會今云羽單刀皆誣也嗟乎世間盲說如此類甚多安得我友之筆一盡洗之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蔡邕外孫也、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武帝代魏、以佐命勳、進中軍將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閒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詔

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祐在軍營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

之心無與吳人交兵越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師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

吳人翕然號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
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
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
羊叔子豈鴆人者時論以爲華元子反復見于今日
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詠終日不倦嘗
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繇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
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
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

俱傳、至若湛龔、乃嘗姍公言耳、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痛中、詔令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軌、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

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君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文帝嗣立、齊有滅吳之計、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假預節、領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鎮、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孫皓、果召政還、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表陳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先認上

沅勤保夏口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土而
陛下過聽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天時
人事不得如嘗臣恐其更難也時帝與中書令張華
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吳王荒淫驕虐誅
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
元年正月率兵向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
太守周奇等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累尅皆如預
策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
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進逼江陵吳都督

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因進攻江陵克之斬武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綏撫之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方春水生難以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所過城邑莫不束手

謝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旣平振旅凱入以功進封嘗陽縣侯封子耽為亭侯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于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又修召信臣遺跡激滍淯諸水以侵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蘇杜翁孰識

智名與勇功預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五年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

揚水考

聖楷按水經有夏水無揚水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爲夏水源夫夏之爲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然則酈注揚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東北流逕郢城南又東北與三湖水會春夏水盛則南通

大江否則南迄江堤云者止以夏水揚瀸爲名耶
詩註揚之水云揚悠揚也亦緩流貌非別有所謂
揚水也今華容河即杜預所開揚口之水入洞庭
者在華容縣北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大安中張昌作亂轉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有功遷鎭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恒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初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拒弘弘討奕斬之張昌竄于下㑺山弘又討昌斬之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叙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弘表皮初

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弘壻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禁民捕魚弘下令通之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

別駕李典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否令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又遣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為尚後繼于時流民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

于十部從事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縱橫之事弘怒斬之光熙元年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荊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撥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蠻夷順命一州清宴恬波于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祲于滔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于征南見之矣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侃舉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與語異之除郎中尚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黄慶進侃于廣曰此子終當遠到慶後爲吏部令史補侃武岡令會劉弘爲荆州刺史辟侃爲南蠻長史遣討張昌破之以軍功封東鄉侯陳敏亂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瓌間侃于弘曰侃與敏有鄉里舊脱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吾知之侃遣子洪

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加侃督護使與
諸君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擊恢所向必破
侃戒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頃之遷
龍驤將軍領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
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
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
于釣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
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時周顗爲
荊州刺史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

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
夜三日行可至武昌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
擊大破之加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
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
賊殺之賊王沖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
曾爲前鋒進軍斬沖悉降其衆杜曾復叛敗朱伺于
沔口侃欲退入溳中部將張奕將貳于侃侃惑之賊
至鉤侃所乘艦侃走入小船朱伺力戰獲免杜弢將
王貢出武陵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

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趨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道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疑張奕殺之底情益懼降者滋多於是進尅長沙太興初進平南將軍王敦平還都督荊雍益梁諸州軍事領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終日歛膝危坐閫外多事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遣船木

屑竹頭悉令不棄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殺侃子瞻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侃妻龔氏固勸自行於是戎服登舟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侃既斬峻庾亮懼侃致討乃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咲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侃旋江陵尋以為侍中大尉改封長沙郡公移鎮巴陵遷諮議參軍張誕

討五谿蠻平之又移鎮武昌遣子斌與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丞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侃固辭不受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咸和七年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刺史印傳棨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

統領文武甲寅輿車出臨津就船將赴長沙顧謂愆
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乙卯薨于樊谿侃在軍四
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
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尙書梅陶與親人曾
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
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
外意

聖楷曰陶士行君賤而迎醫小君眾服其義既貴
而酒有定限不忘其親即小可以觀大蓋全乎忠

孝人也故嵩嗣過廬江見而異之命其子結友而去劉和季知其忠能可托與之分陝而治豈有都督八州玄總上流遽存非望之圖哉胡身之謂晉史所記决指之事折翼之夢益庾亮之黨傳致之信乎不具千百年眼不可與論古人也

庾亮

庾亮字元規、晉明穆后之兄也、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老莊、風格峻整、與司徒王導受遺輔政、陶侃卒、遷亮都督六州、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征西將軍、移鎮武昌、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漢中、又遣偏

罪伐蜀至江陽執僞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黄梳遂下京都亮嘗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吳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竝田竝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淮泗壽陽所宜進

據臣輒簡練部分乞規梂務議以定經畧帝下其議會冠陷株城毛寶赴水死亮乃憂慨發疾薨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

聖楷曰庾元規故自鬼蜮不得以椒掖避塵遂尸吠影毋論下拜長沙虛轊之囊可挹坐阻石城中

朝之氣堪悲即爾南樓清夜畱諸君少住至今如對盡秋

劉道産

劉道産彭城人初爲無錫令宋元嘉三年累遷寧蠻較尉加都督雍州刺史善于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縣是民間有襄陽樂歌自道産始也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爲村落戸口殷盛及卒諸蠻服衰經號哭追送至沔口謚曰襄侯

聖楷曰史稱道産卒未幾而羣蠻大動豈誠秦開漢閉易于反側哉抑後之人不善羈縻而容養之也嗟乎治民如御奔馬兇蠻獷乎前召後杜之歌

可以思矣。

王僧虔

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老[illegible]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于中途得病僧虔[illegible]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閒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得同舟謝職經復遊宦之興矣累遷侍中仍轉輔國將軍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

陽羅湘衡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尚書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世祖即位將授以台司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

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人、宋湘州刺史覬之之孫也、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敎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喩、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憲之因言民閒利病數事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屢遷給事黄門兼尚書吏部郎中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

聖楷按史又稱憲之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還環堵蕭然所著有衡陽郡記繇此觀之世未有真文士而不善居官者亦未有真廉吏而不藝愛民者嘉樹之陰良足憇何必甘棠

孫瑒

孫瑒字德璉、吳郡人、初仕梁爲安都太守、陳武帝立、授湘州刺史、太建四年、都督荆州刺史、出鎭公安、爲鄰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事免、始鎭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遇良辰、賓客並集、泛江置酒、又于山齋、召致玄儒、冬夏資奉、及卒、江總銘之、後主撰詞曰、秋風驚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聖楷按史稱孫瑒有文武幹器見知時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于戰勝攻取屢著勳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向慕然性不循恒頻以罪免豈乎再隊後主之詞置其然乎迴洞高風猶勝吞狗之烹也

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故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奸。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民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于民。慨然懷愧。因賦詩。題于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公手迹。並寫誦之。歷小司空少保。後出為荊州刺史。卒太和六年上疏乞骸卒。

聖楷曰清白吏之風人人知矣但能于飲鴆夕陽賦詩清水不作異觀方許善學古人

楊大眼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驍捷、跳走如、飛、大和初、起家奉朝請、時孝文將南伐、令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伎、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沖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今日所謂龍蛇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

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出爲東荆州刺史時蠻酋
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隷都督李崇討平之大
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大眼臨陣遊獵之際潘亦
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
對眾僚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
也大眼善撫巡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涕
自爲將帥當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
者莫不摧焉前後江南所遣督將皆攝其威時傳言
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

郎止。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勇、以、爲、關、張、弗、之、過、也、又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嘗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詔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虎害人、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于、襄、市。自是荊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嘗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

學嘗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隴生次領衆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

聖楷曰有如此武弁作方鎮何得不亟錄之以爲冠置者偶潘氏雄豔亦不讓李昌夔夫人獨孤氏也